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十四回 徐大勇夜探虎狼窩

老大人於外面正觀未盡，但見先進去的那個家奴，打一旁走至惡棍徐五的跟前，打了一個千，口尊：「老爺在上，小的奉爺之命，把外邊那個算命的叫了來咧。現在書房門外伺候。」徐五爺聞聽一擺手，趙六進來，一旁站立。徐五說：「叫進他來。」「是。」趙六答應一聲，翻身往外而去，來到劉大人的跟前站住，說：「先生，小心著點好。跟我進去。」大人答應，跟定趙六上台階，進門走到惡棍徐五的跟前站住。

列位明公：劉大人按天星下界，乃大清的臣宰，焉肯與惡人行禮？故意的把手向徐五一拱，說：「官長在上，生意人有禮。」徐五這個人，連身也無欠，大大的架子，說：「拿個座來。」「是。」手下人答應一聲，慌忙搬過張椅子來，放在下面。

大人一見，又把手向徐五一拱，說：「生意人謝坐了。」言罷，大人坐下。惡棍徐五眼望劉大人，開言說：「先生，你今給我算一個，屬鼠的，八月十五日戌時生。你可細占算占算，眼下目今怎麼樣？」大人聞聽徐五之言，故意地把那小藍布包打開，拿《百中經》看了一遍，說：「官長今年二十九歲，丁亥年、癸丑月、己卯日、己亥時，這內中有天元二德，脾氣呢，暴一點，好比作一張桑木弓，寧折不彎，不懼勢力，也不欺貧窮。

眼下的有點低微，不大順當，過了二十七了，交了四月節，就平安了。」徐五才問話，忽見看門跑將進來，到了徐五跟前，說：「老爺，今有江二太爺拜望，在門外。」徐五聞聽，說：「有請。」「是。」看門答應，翻身而去。去不多時，滲金頭江二進來。徐五迎出門外，帶笑說：「老二來了。」二人往裡面去，進了屋，分賓主坐下。家人獻茶，茶罷擱盞。江二才要說話，一抬頭，瞧見劉大人坐在下面。江二把大人上下打量打量，說：「五哥，這一位是哪來的？」徐五說：「算命的先生。愚兄正算，不料仁兄來咧，把我話撥了。」江二說：「很好，五哥你白闖了咧。你認得這個老先生嗎？」徐五說：「老二，你這話從何說來呢？算命要認得不認得何妨？劣兄不認得他。」江二說：「卻原來你把他真當算命的！五哥，拿耳朵來，聽我告訴與你。」

江二帶笑開言叫：「五哥留神要你聽：他本是，金陵城內一知府，乾隆爺，御筆親點他府江寧。外號叫，劉羅鍋子人人曉，北京城中大有名。他今日，定是假扮來私訪，依我說，多大職分就作精。非是小弟全知道，有了緣故在其中。皆因那天我閒逛，無心中，到了接官那座亭，瞧見他，騎著驢兒來上任，相貌形容我記在心。所以一見我就知道，他竟是，改扮算命哄於兄。」徐五兒，聞聽此話衝衝怒，站起來，眼望大人把話言：「你竟是，假扮私行來訪我，要你實說這事情！古有花言並巧語，想出門坎未必能！」劉大人，聞聽惡棍前後話，故意吃驚把話云：「我乃是真正江湖客，豈不錯認知府公？君子想，同姓同名人煙廣，常有同貌與同容。」江二旁邊來講話：「假先生留神要你聽：大料著，新到江寧也不久，焉知盟兄大有名。他的父當初做巡撫，乾隆爺駕下的卿，膝下缺女只一子，就是這，徐五太爺這一人。良田算來有千頃，萬貫家財別當輕。江寧府，大小官員有來往，書吏三班上下通，知府知州全納近，總督還是論弟兄。留神仔細從頭想，豈怕你知府這前程？京都六部親眷廣，又有勢力又有名。依我你今說實話，咱們倒，留下一個好交情。二指大的帖京中去，管叫你，眼下就此往上升。你要不說實情話，想出門外萬不能！」

江二說：「劉知府，你要說了實話，咱們留下一個好兒，大抖徐宅也不算玷辱於你。」大人聞聽江二之言，說：「君子不要錯隊了人。我要是知府，我好應知府，在下豈肯冒稱官長？」

江二聞聽冷笑開言。

江二聞聽微冷笑：「羅鍋留神要你聽：與你善講不中用，你不到黃河不死心。」劉大人，聞聽江二前後話：「君子留神在上聽：賴我江湖是知府，滿腹冤屈難死人。」徐五兒，座上聞聽衝衝怒，往下開言叫一聲：「小廝兒等別怠慢，快把他，帶我後面空房中。暫時且別將他放，要容他，回到江寧又費工。這個想頭真不小，竟到我家訪事情！」

靠你是，四品知府能多大？徐某的，跟前來鬧鬼吹燈！」

惡棍越說越有氣：「小子們，快些拿他莫消停！將他帶在空房內，少時等我去問他，非離吊打不招承！」手下人等不怠慢，似虎如狼往上擁。大伙圍住清廉客，拉拉扯扯往外行。穿門越院朝後走，不多時，來到後院空房中。忙把大人接進去，扣上鑰匙用鎖封。眾多家奴來回話，徐五兒，眼望江二把話云：「這如今，雖然將他來治住，鎖在空房不放心。我的主意拿不定，要你斟酌這事情。」江二聞聽來講話：「盟兄留神在上聽：羅鍋子既然來私訪，定是為，昨日那件事一宗。『來者不善』實情話，要容他，回轉江寧了不成。一時粗心不大緊，難保咱們不受驚。依我說，今夜放了一把火，將他燒死空房中，神不知來鬼不覺，大家無事保安寧。」徐五聞聽前後話，滿面添歡長笑容。

徐五說：「老二，油多捻子粗——滅不了你。就是這麼著罷——」吩咐：「擺酒上來，我與你二爺要沽飲三杯。」手下人不敢怠慢，登時之間，列擺杯盤。二人飲酒不表。

單言大人空房遭難。再說外面的承差官陳大勇，眼瞧大人進了賊宅，等夠多時不見出來，就知凶多吉少，說：「罷了，少不得等至天黑，我捨命暗進賊宅，探聽大人的下落吉凶，再作定奪。」不言承差陳大勇外面等候，再說清官劉大人在空房之內，舉目觀瞧，但見那排山柱上有鐵環二個，好像捆人樁一樣，四面並無窗戶。上看，有個小小的天窗兒，雖說是空房一間，原來是惡人的私立監牢。大人看罷，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也是我劉某赤心為民，遭此大難！」

不言劉大人自吁。且說陳大勇外面等夠多時，太陽西墜，家家乘上燈燭。好漢不敢怠慢，慌忙繞過惡人的宅子後邊，瞧了瞧，牆倒不高，就只是上不去，把個陳大勇急得汗透衣衫。

猛抬頭，瞧見那北角上有一棵樹，黑夜之間，瞧不真什麼樹。

忙來到樹下，瞧了瞧，有一個樹枝杈往南出著，離牆頭有一尺來高。陳大勇看罷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我扒牆上樹，何不先上樹，順著南邊那個樹杈上去，再上牆，豈不妙哉！就是如此。」

好漢說罷，站在樹下，兩手扒住樹，連往上一縱一縱的，倒也靈便。不多一時，爬上樹去，又順著南邊樹杈下來，站在牆頭之上，舉目留神仔細觀看。

大勇站在牆頭上，手扶樹枝看分明：惡人宅子真不小，樓台廳堂數不清。不知大人在那塊？少不得，破著死命闖著行。好漢瞧罷不怠慢，順著牆頭一出溜，他就站在地流平。躡手躡腳朝前走，眼內留神耳內聽。走到東頭往南拐，東廂房三間點著燈，裡面有人來講話，聽了聽，都是婦女的音聲。好漢留神房中看，瞧了那，桌案之上列擺新，刀勺碗盞亂縱橫。原來是，惡人的廚房在此處，定有家奴在房中。何不到，他的窗下聽詳細，打聽大人吉共凶。好漢想罷不怠慢，躡足潛蹤往前行。來到窗前剛站住，忽聽那，裡面女子把話明，開言就把姐姐叫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昨日搶來的那女子，小名叫作周月英。年紀不大十八歲，五爺求親他不從，把抓口咬來動手，又是掐來又是擰。五爺臉上著了腫，耳朵咬破淌鮮紅。家主羞惱變成怒，立刻要了命殘生。活活把他來打死，無法無天了不成！」忽聽那個把妹子叫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今個白日那宗事，叫進個算命的老先生。五爺正然將命講，看門的前來報事情：滲金頭江二來拜望，他與家主是一盟。少爺吩咐說『有請』不多時，來了家主好賓朋。來到書房剛坐下，抬頭看見那先生。看夠多時來講話，望著家主叫『盟兄』：『你可認得這個人？根底未必知得清。』」家主聞聽江二的話：「愚兄倒要領教明。」江二聞聽家主問，帶笑開言把話講。說道是：「他本江寧一知府，姓劉名字叫劉墉，外號羅鍋子誰不曉，北京城中大有名。皆因那天我閒逛，無心到了接官亭，瞧見他，騎著毛驢來上任，形容相貌我記得清。所以一見我就知道，他竟是，假扮算命的哄盟兄！」家主聞聽衝衝怒，火起無名往上攻。說道是：「不虧老二你看破，險些中了計牢籠。竟敢膽大來訪我？不怕我徐宅有風？惱一惱怒一怒氣，管叫你回家抱孩童！知府知州懶怠做，用我徐五哼一聲。」說罷吩咐快動手，立刻帶入空房半夜三更一把火，試試

誰能誰不能。手下人等不怠慢，推推擁擁往外行。」